



宵待草夜情

連城三紀彥

〔日〕
連城三紀彥 著

李麗春 譯

宵待草夜情

(日) 连城三纪彦 著

李盈春 译

《YOIMACHIGUSA YOJIYOU》by RENJO MIKIHICO

Copyright © 1983 RENJO MIKIHIC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宵待草夜情 / (日) 连城三纪彦著; 李盈春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33-1770-2

I. ①宵… II. ①连…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3287 号



宵待草夜情

(日) 连城三纪彦 著; 李盈春 译

责任编辑: 邹 瑀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70-2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能师之妻	(第一话·篠)
53	野地之露	(第二话·杉乃)
81	宵待草夜情	(第三话·铃子)
121	花虐之赋	(第四话·鸽子)
163	未完的盛装	(第五话·叶子)

能师之妻

(第一话·篠)

—

昭和^①四X年，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六丁目的施工现场发现了人的右大腿骨及胫骨，由于可以看出人为切断的痕迹，以及人骨被推断为将近百年前的遗骨，使得此事件一时间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发现的场所邻近堪称日本第一繁华的银座大街，这一点也增加了它的娱乐性。发现地在银座大街再往里去一点，白天车辆的声音很远，甚至颇有寂静之感。但一入夜，这里举头便能看到四丁目十字路口现代的霓虹灯。

发现人骨是拆除停车场、兴建商务旅馆工程开始不久后的事。推土机从地下将近一米深的地方，挖出了长度不足六十厘米的右腿骨。毕竟经过了近百年的岁月侵蚀，一切已无从准确判断，据大致推定，右腿骨的主人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报导时，我便隐隐有些在意。半月后又看到一本周刊时，我终于可以确信。周刊上刊载了一位名叫K的中年作家写的、题为《银座近况》的简短随笔，大略讲述了二战结束，刚开始复兴时期的银座。文章最后，K写道：

前些日子发现似是明治^②初期部分人骨的地方，我也有深刻的记忆。我不知道停车场是什么时候建起的，战后伊始，那一

①日本年号，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八九年。

②日本年号，指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二年。

带是广阔的空地，空地中央种了一株樱花树，就好像舞台上的小道具。那株樱花树可能是垂樱，纤细的枝条一直披拂到地面，冬日花朵凋零时，与银座的名产柳树几无区别。春天来临时，纤细的枝条就如同串起珍珠的细线，串起雪白的樱花。在我那看惯了焦土的眼中，樱花的颜色是那么耀眼。之后数年，一说起赏花，对我来说就是赏那株樱花。樱花很美，花影摇曳，仿佛在洒满春光的空地上铺了一层白沙，那景象至今想来，仍让我感叹不已。

由于前些日子的人骨事件，我重访了那片久违的空地。樱花树已无迹可寻，周边都现代化到几乎认不出了。但我追寻了一下模糊的记忆，发现挖出白骨的地点确实就是种着那株樱花树的地方。有传说，樱花树根下都埋着尸体，那么，那株樱花树下或许也埋着一条人命。这么说来，我记得那樱花花蕾殷红如血，花开时却雪白到如有洁癖。当时我也曾抱有一种印象，觉得那仿佛是人生命将终时的鲜血，在花开时升华成一片雪白。

读了这篇随笔，我想，埋在樱花树下的腿骨，或许就是明治二十二年以离奇的方式被杀的年轻能乐^①师藤生贡。

然而，藤生贡这个名字也好，藤生流这一流派也好，都没有载入能乐的正史。只有大东亚战争爆发那年故世的鹰场伯爵在他的回忆录里提过寥寥数语，说他年轻时（明治初期）曾资助过藤生贡之父，名为藤生信雅的能乐师。以及明治二十二年，在鹰场伯爵结束五年欧洲生活归国的贺宴上，贡继承前一年去世的父亲的遗志，演出了《井筒》。

①日本传统艺术之一，一种佩戴面具演出的古典歌舞剧。

因此，以下是我依靠少量文献得出的想象。藤生似乎原本属于金刚流或喜多流^①，于德川时代中期独立出来，离开江户，在近江附近建立了独立的流派。一直到这次的战争开始，滋贺县的一角还确实留存有藤生流残存的记录。

贡的父亲信雅究竟是藤生流的直系，还是分支的末裔，无从得知。这个暂且不提，信雅其人于明治维新前后，三十五六岁时来到东京，意图在崭新的时代洪流中点燃崭新的能乐之灯。说到新时代，那正是明治维新之后不久，能乐步上衰微之途，濒临灭亡危机的时期。观世流由于对德川家的忠心而隐退至静冈，能乐世家大多离散。在这能乐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只身来到东京的藤生信雅心中所存的，究竟是将能乐之灯守护到底的决心，还是趁这个机会，让长期在五大流派的阴影下默默无闻的藤生流在世人面前崭露头角的野心，现已无从定论。但来到东京后，信雅的艰苦不难想象，他似乎是联合了已经停业的春藤流等二三分支，与在河滩乞食无异地在神社院内或空地上坚持表演能乐。

但幸运的是，鹰场伯爵注意到了他。鹰场伯爵因明治维新之际的秘密活动受到官方重视，虽然身份不甚高贵，却被授予三等爵位称号，之后终明治之世，他一直暗中支持政府的一切举措。可能是这样的境遇使他对一个默默无闻的能乐流派产生了共鸣，亦或信雅确实才华卓绝。总之，毕生独身，唯一爱好就是能乐的鹰场伯爵开始给予藤生信雅长年的援助。

明治十年时，藤生信雅获得小川町原德川藩主的一所宽敞宅邸，邸内有一座小型能乐堂，生活也安定下来。他是属于被伯爵蓄养，

^①能乐主要有观世、金春、宝生、金刚、喜多五大流派。

还是对外也很活跃，这一点也已无从知晓。总之，明治十年到明治十五年，是藤生流的鼎盛时期，这一点已无疑问。然而，这朵能乐之花^①只短暂开放了数年。

明治十七年，鹰场伯爵决定出洋，信雅与伯爵约定，在伯爵五年后归国的贺宴上，将为伯爵演出他钟爱的曲目《井筒》。然而，伯爵离开日本的同时，好运仿佛也悄然溜走，之后信雅连遭不幸。先是家里失火，宅邸内木理犹新的能乐舞台被烧了一半。因为这起火灾，嫡子信秀神经受创，两年后发疯死去。翌年，妻子纪世也追随其后病故。信雅本人因火灾腿骨受伤，渐致起卧亦不能自理。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心脏功能也逐渐恶化，伯爵归国一年前，信雅终于卧床不起。

讽刺的是，恰恰从这时开始，社会上能乐的复兴征兆日益鲜明。逆能乐的历史在黑暗中开放的花儿，亦将逆时代之潮流而凋落。信雅最后的依靠是年方十五岁的次子贡。贡自幼即显露出非凡的能乐才华，当时已习得比亡兄信秀更扎实的技艺。信雅必定希望设法将还年少的贡教授到足以演出《井筒》的程度。《井筒》是名曲，也是唯一连信雅自己也未能穷其奥秘的难曲。让还不到年岁的贡演出《井筒》，几近天方夜谭。信雅想将好不容易借由自己的手得以绽放的能乐之花留存到后世的愿望，大概也是其生命末期的焦躁和纠缠的执念所致。他强撑病体，勤勉指导贡学习能乐。

信雅终于在明治二十一年年底去世。但或许是一念动天，一年后的秋天，按照当初的约定，贡在鹰场宅邸举行的归国贺宴上出色地演出了《井筒》。当时，伯爵在庭院内架设了临时舞台，清冽的晚风中，枫叶如点点绯色水滴飘落，看到贡于其间舞蹈的姿影，鹰场

^①能乐大师世阿弥著有能乐理论著作《风姿花传》，以花喻能乐艺术，故文中多处以花为喻。

伯爵评价说“此景非尘世所能有”，并给予了最大的赞赏：“虽然技艺尚有生硬青涩之处，但信雅播下的能乐之花，无疑已由年少的贡传承下来。”倘若如此发展下去，藤生流很可能在近代能乐史上占得一席之地，但实际却如字面所示，藤生信雅不惜生命也要守护到底的能乐之花，只在贺宴之夜刹那盛放，不久就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碾碎了。

贡于贺宴之夜后的第三天失踪，约十天后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

也许是不忍提及这位年轻能乐师突如其来的死亡，鹰场伯爵的回忆录里完全没有记述当时报刊对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的反应，只写了贺宴上演出成功的愉悦。贡能将技艺发挥到如此程度的背后，还有一位名为深泽篠的女子的助力。回忆录里还有对这位女子的盛赞。仅凭鹰场伯爵的回忆录完全无法得知深泽篠的身世，但提到深泽，有一个在明治初期能乐衰退期断绝的能乐分支与其同名，或许她是那一流派的末裔。不管怎样，她似乎对仕舞^①和谣曲^②颇有心得。据回忆录寥寥记述，她在信雅去世前不久以正妻的身份嫁入藤生家，作为贡的继母，在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担负起对贡的指导之责。

深泽篠和藤生贡的名字之所以流传到后世，与其说是缘于能乐史，毋宁说是缘于犯罪史。

深泽篠当年三十六岁，与歿年五十四岁的藤生信雅相差十八岁，与贡也有二十岁的年龄差距。如果以现代的说法，就是这位继母本人可说尚属年轻。她在堪称贡初次登台的重要演出成功谢幕后的第三天，将贡——也就是想象中面容上还带着少年稚气的十六岁继子杀害，肢解了他的尸体，埋在附近的樱花树根下。用今天的话来说，

①能乐中不用化妆，不带伴奏的主角单人舞蹈。

②能乐的脚本，包括对白和歌词，亦指能乐的唱念部分。

就是杀人分尸事件，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似乎相当轰动。

尽管当时报纸夸大其词的报道不足采信，但也留下了几份可靠的记录。综合那几份记录，事件的经过如下——

贡于伯爵宅邸举办贺宴后第三天失踪。有一个在信雅死后进入藤生家，名唤多加的年轻使女曾看到贡半夜伫立在庭院里，那是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藤生家的庭院里，有一株高逾土墙的樱花树，直到事件发生前数月一直枝繁叶茂。（记录里丝毫未提及樱花树的种类，后来不知为何，这株将整起事件如花吹雪般吹拂而去的樱花树，总令我联想到一种名叫“江户彼岸”的樱花。那种樱花花瓣纤弱单薄，带着些许寂寥之感。）事件发生的那年春天，藤生家失了火，火势不大，家里未受损失，但樱花树在这场火灾中被烧，烧后的残骸埋在了土里。据说贡当时就伫立在土刚被翻动过的地方，戴着能面具的脸仰起对着夜空，宛如在沐浴月光之露。

贡那时为何戴着能面具，原因或许与明治维新后不久发生的一起事件相似，颇有传说意味，但应该是事实。据说贡因春天的火灾，半边脸被烧伤，他羞于以溃烂的面目示人，在人前便一直戴着能面。藤生家的没落，火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场火灾之后，贡的性格日益阴郁，用类似弱法师的闭目能面隐藏起自己的全部感情。

次日早上，贡不见了踪影，但篠并未显出忧色，给了多加三天假，说是让她回家。篠应该是在这期间将贡的尸体切割处理掉了。

五天后，警署收到一封从外面投进来的信，信上写明要警察去挖位于小川町外某处神社院内的樱花树树根。警察去挖了，从土里挖出一段白净的手腕。翌日，又在樱花树根下偶然发现了半边躯干。之后数日间，在市民的协助下，除了一只手腕和一条腿，其余大部

分尸块都从小川町附近的樱花树根下挖出来了。那只手腕和腿此后好像一直没有被发现。之后警方又收到一封信，根据信上的说明，从衣悬桥畔的樱花树下找到了贡的头。埋在土中的头戴着能面，正当变红时节的樱花叶飘落在从黑暗地下挖出的雪白能面上，宛如殷红的鲜血——当时的报纸曾如此描述。

能面下现出的那张脸，一半覆着像要融入黑暗的疤痕，另一半则白净得几乎难与能面分辨，由此人们断定那必是藤生贡无疑。报纸称，检视这颗头颅时，篠非但神色丝毫不变，唇边甚至浮起毫无顾忌的笑意，但这是判定篠为凶手后的描述，不足为凭。这个暂且不谈，之后又过了三天，即十月的最后一天，突然冒出数名证人，作证说曾在发现贡的胸部和一截手腕的地方看到形似深泽篠的女子在挖土，警方由此断定凶手是深泽篠。

办案官员在贡的葬礼当天踏进了藤生家。可能因为出殡时间迫近，而且七零八落纳进棺材里的尸块令人毛骨悚然，葬仪社的人抓紧钉着钉子，多加则抱着棺材号哭。多加向办案官员求情，说请等夫人回来。官员询问情况，她说昨晚看到篠消失了。不仅如此，多加还说那时篠就站在贡最后伫立的地方，也就是庭院里埋樱花树残骸的所在——昨天晚上安排完葬礼事宜后，篠在窄廊上坐着，俯视着月光笼罩下的庭院，许久未动。多加走过去时，她忽然自言自语般地喃喃道“贡在呼唤我”，穿着短布袜就走进了庭院，像被什么附身了似的一直走到埋有樱花树的地方。与贡那时一样，篠的背影融于苍白的月光中，她静立片刻后，唰地一下化入月光，消失了踪影。四周只剩下那片黑土。

多加慌忙叫来几个客人，从庭院到邸内到处寻找，但各处都没有篠的影踪。正门和玄关一直有几个吊唁的客人在，里面的木门从

内侧闭着门栓，毫无有人打开过的迹象。

当时报纸对此事的报道夸张得宛如怪谈奇闻。与其说是引用多加的话，不如说是记者的创作。报道称篠为稀世恶女。我则觉得，即便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也不足为奇。作为一名擅长仕舞的女子，一定能身轻如燕地越过土墙逃走。

据说在里屋找到了一封信，上面写道：“是我杀害了贡少爷。我也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追寻我的去向徒劳无益。希望把贡少爷的骨灰撒在我消失的樱花树根下。”我觉得这也是被报纸文饰过的巧妙之辞，不可轻信。但留有承认杀人的书信一事在警方的相关记录上也有记载，不妨认作事实。

葬礼前夜失踪的深泽篠此后不知是在某处自杀，还是一直逍遥法外，得终天年。总之，她未被捕获，就此行踪不明。

有关深泽篠的身世，亦无法正确判明。似乎有种种臆测谣传，其中可信度最高的，大概是这样一种说法：深泽篠住在属于平民区的千贺町的一间杂院里，离藤生家所在的小川町约一里远，近十年来一直是信雅的妾。据说信雅之妻纪世生下贡后身子一直很弱，而那段时间信雅受伯爵荫庇，颇有钱财，正是最富有的时期，故而有充分的条件纳妾。

据多加其后所说，篠借口练习能乐，一直虐待正妻之子，即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贡，甚至到了将其打至流血的程度。这件事被披露后，世人更将篠视为苛待继子的残酷女人，消失事件也就被视为由此发生的猎奇事件而被遗忘了。

但报纸上登出的篠的画像却与恶女这一形象相去甚远。我不认为画像如实展现了篠的容貌，虽然眼神里潜藏着刀锋般残忍的光芒，但秀气的鼻子和小巧的嘴还留有少女的影子。

深泽篠走进藤生信雅位于小川町的家，是在明治二十一年末。年关将近，东京的街道开始下霜。一日午后，信雅派人来传话，要她收拾随身物品，火速前往。

篠很快就知道信雅为何召唤自己了。她从来人口中得知，信雅当天早上第三次发病倒下了。一个月前第一次发作后不久，篠收到信雅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我恐怕已余日无多，万一病势转危，我会再次派人过来。你提前料理好身边的杂事，届时只身前来。”信可能是在病床上写的，字迹微弱颤抖，让人几乎不敢相信，写信的人五年前还曾豪迈地演出《船弁庆》。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亲笔写下这封信，篠由此感受到了这个将死之人坚定的决心。坐在窄廊上读信时，一片枯叶在阳光下飘然而落。篠有种清晰的预感，信雅大概撑不过今年了。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悲伤的感觉。

从那天起，篠便依言着手变卖家具，随时准备只身前往藤生家。在这千贺町一角，细长屋顶连绵成排的杂院里，说是家具，其实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且目之所及，无一不蒙着累积十年的污垢。篠避开邻人的耳目，入夜后悄悄在后院将其中大半付之一炬。和服、饰物这些随身物品倒有几件值钱的，但多半是信雅妻子前年过世时送给她的遗物。篠只变卖了少部分，用作准备新年的用度，余下的都送给杂院里的主妇们，自己一件也没留。十年来，杂院里的主妇们从未跟这个给人作妾、来路不明的女子打过招呼，收了礼之后却登时变得笑容可掬起来。篠对她们谎称自己准备回静冈老家。

信雅第二次派人来时，篠的家中已四壁萧然，手边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

篠先用抹布将榻榻米细细擦拭到纤尘不染，再前往澡堂，如同进行祓禊仪式般仔细洗净每一缕发丝，最后请梳头师傅梳成丸髻^①。回到空荡荡的家里，篠坐在仅存的榻榻米上，心情分外宁静。在她的心里，已如这房间一般，舍弃了一切，空虚而冰冷。只有一道白光在眼前无边无垠地延伸开去，宛如利刃插胸，濒死之际看到的景象。

事实上，她的将来，恐怕只有赴死一途。

然而，即便等待着她的是死亡，她也必须前往藤生家。这不仅 是信雅的重托，更是两年前信雅妻子病倒时，篠对自己立下的誓约。这份决心如今束缚着她的身体，连她的心也为之冻结。

不知静静地坐了多久，当腊月的夕阳早早地照上榻榻米时，篠终于站起身，来到房间角落。那里除了卧具，只剩一个描金漆盒，篠从盒子里取出舞扇和能面。扇子上绘着红色的水波，风吹动松间的云霄，吹落满地樱花雨。这把舞扇和若女能面都是在篠十八岁那年去世的父亲孙平的遗物。深泽家原本是金刚流的一个分支，明治维新后，一直依靠德川家支持的能乐界随之没落，年老的孙平和其他能乐艺人一样，开始半路经商。孙平唯一的担忧，就是能乐会彻底消亡。他于明治维新后第四年去世。

孙平还有另一重心事，就是深泽家的血脉延续。说来也不可思议，孙平迟迟没有子女。虽然他在正妻之外还养了几个女人，希冀她们能为自己生下一男半女，可谁也没成功。篠是他晚年的意外之喜。这个最初也是最后的孩子，偏偏是个女儿，至此孙平终于死了心。他把篠当男孩看待，严格训练她的能乐技艺。

“等你长大了，一定要生个男孩，让他继承深泽家的血脉。”篠

^①江户、明治时代已婚妇女所梳的发型。

从小便听惯父亲这宛如咒语般的念叨，直到弥留之际，父亲还在切切嘱托：“能乐之花终有一日会复兴，你要务必勤加练习，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然后生个男孩，继承我们深泽家的血脉。”

然而，父亲的遗愿未能实现。孙平死后，篠嫁入没落的能乐世家，婆婆不断责问她是不是不能生育，五年后以一直没生孩子为由将她逐出家门。但篠心里有数，真正的原因，是她拥有远胜于丈夫的能乐才华。

与信雅相识，是在离婚三年后，篠正为一介弱女子该如何在乱世生存忧心之际。不知信雅是从何处得知消息的，一日遣人送来一封信，信上言：少时有幸得观令尊的能乐演出，感动莫名。闻君以女流之身，尽得令尊真传，深愿一睹为快。

篠没听说过藤生流这一流派，但也依言前往，为他舞了一曲。当时信雅只是若有所思地喝了一杯又一杯，并无一句称许。然而时隔不久，便有一名男子登门，以她的技巧尚有雕琢余地为名，问她是否愿做信雅的外室。篠当然明白一个女子给人做妾意味着什么，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搬来这间杂院后，信雅每次来访，都会命篠舞上一曲。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篠的舞姿时，信雅总会发出和她父亲同样的叹息：“你若是男儿身就好了。”信雅看似难以取悦，在篠看来反而更觉可喜。信雅很像她的父亲，有一副严肃的面孔，略显圆润的身材透着能乐艺人特有的艳丽。这时的篠还没有放弃父亲的遗愿，她想，若能和信雅生个儿子，那就再完美不过了。然而，十年过去，好梦难圆。这十年来，纵然拥有胜过男儿的出色才华，篠却只是个遭人嗤笑的卑微小妾而已。

篠执起舞扇，戴上能面，在榻榻米上悄然起舞。